

## 關於白話短篇小說『三言』

『二拍』

馬廉

我譯完鹽谷氏『明之通俗短篇小說』一文（譯文登入孔德月刊第一二兩期）以後，很感謝他把我們以前國內的學者們所不注意而視為小道的問題，居然作了一篇有系統研究的文章；並且把我們國內已經散失而日本尚有收藏的幾部書介紹給我們，這又是非常之快慰的。但是關於『三言』『二拍』的編撰者馮夢龍凌濛初二氏的攷證，我雖然加了按語在譯文後面，而對於本文裏還有應該加以說明或報告的，這一次再分兩部分來談一談。

I 列表說明七部書的關係，並且附帶幾條訂正和增補。

II 報告『警世通言』之發見，並介紹牠的內容。  
I （表見下頁）

這個表，是將『三言』『二拍』和『今古奇觀』的關係，

以及各書出版的先後，用簡明方法列出來，使讀者可一望而知，

表中篇數列在書名上的，是一百九十五篇『三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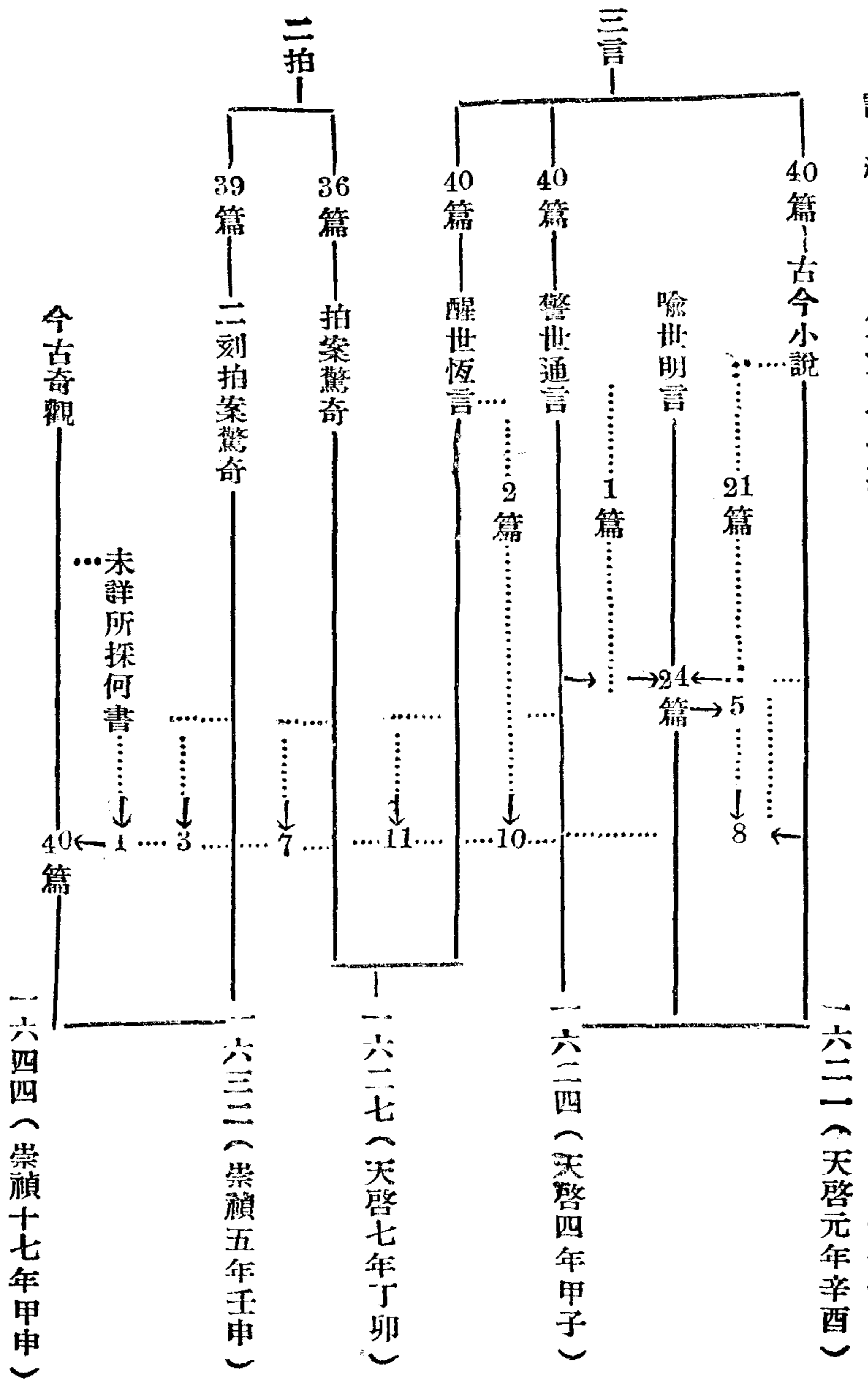
『二拍』總篇數。列在書名下的：——

一，『喻世明言』二十四篇——有二十一篇是出於『古今小說』，餘三篇與『通音』重複一篇，『恆言』重複兩篇。

二，『今古奇觀』四十篇——除了一篇未詳所採何書，餘三十九篇中：三篇出於『一刻拍案驚奇』，七篇出於『初拍』，十一篇出於『恆言』，十篇出於『通言』，八篇出於『古今小說』（這八篇中有五篇與『明言』重複的。）

至於選的是那幾篇，重複的是那幾篇，祇好在孔德月刊第二期『今古奇觀』目錄，和『三言』『二拍』總目錄裏去查了。

出書有年可考的，都用直線標明在公曆幾年之上；不能確定的，就用橫線表示在公曆幾年與幾年之間。



前篇譯文的標題，是根據鹽谷氏在改造上發表的原題，寫作『明代之通俗短篇小說』。其實『三言』『二拍』，是宋元明三朝五百幾十年白話短篇小說的五種大叢刻——實際是六種；其中所包涵；不僅是明朝一代人的作品。這是很值得特別表彰出來的，光用明代字樣，似乎不甚確當。

馮夢龍淺濛初二氏小傳，在前期譯文裏，我已經略加攷證。但是他們的著作，據鹽谷氏所知，馮氏尙有『牌經，笑府，折梅箋，燕都日記，中興實錄』等書；以及『新列國志，兩漢演義，盤古志傳，夏商志傳，五朝小說』等，都託名馮氏訂補或鑒定的，還有禁書總目上，我見有『中興從信錄』一種，也是馮氏的。至於凌氏所刻書，聽說尙有套印批點本『李卓吾焚書』，未知確否。其著作，據傳是樓書目，有『國策概』四卷。以上爲先前遺漏，應該補入；將來如再有所得，當陸續發表。

## II

語絲

第一百十一期

五大叢刻六部書，『醒世恆言』及『初刻拍案驚奇』兩種，還不甚難得，其餘四種是很不易搜尋了。但是有三種——『古今小說，喻世明言，二刻拍案驚奇』，鹽谷氏已經發見在日本內閣文庫藏有此書。現在大家正竭力訪求的，就是祇有序目沒有原書之『警世通言』一種；據幸島君九月歸國時報告，在大連滿鐵圖書館見到一部殘書，說是二刻增補本。新近長澤君又在名古屋見到另一刻本四十卷全書。這兩部內容，還沒有經他們發表；而此地孔德學校圖書館居然也得到一部，——可惜也不甚完全——現在將此書內容，先介紹一下。

這部『警世通言』，中間缺三十二，三十三兩卷，末後三十七至四十的四卷亦缺，全書現存十一本，三十四卷三十四篇。

首冊封面後半頁，題警世通言四字，後附標言五行，末有『三桂堂王桂華謹識』八字。（傍有紅戳『江甯狀元境□□敦和堂發兌』云。）

次爲天啓甲子（四年）臘月豫章無礙居士序言：——

「隴西君海內畸士，與余相遇於棲霞山房，……因出其新刻數卷佐酒。且曰：「尙未成書，子盍先爲我命名？」……遂名之曰警世通言。」後附「公魯甫」無礙居士」二章。

目錄右側下方，有：「可一主人評」無礙居士較」二行。三十七卷以後目錄，頗似印刷時剷去，所以我疑惑此書是後印的三十六卷本。

目錄之後，有圖十八頁三十六面；每圖並不標題，彷彿也沒有按次序的，畫刻皆精，可惜印刷有些模糊了。

行款是：每半頁十行，每行二十字。現在把牠的每篇目錄，重錄一道，前期的錯誤，即附帶於此更正。

- 1 俞伯牙摔琴謝知音——今古奇觀
- 2 莊子休鼓盆成大道——今古奇觀
- 3 王安石三難蘇學士——孔德學校所藏本立堂刊本燕居筆記卷九選，改名「才高才荆公難子瞻」
- 4 拗相公飲恨平山堂——京本通俗小說「拗相公」
- 5 呂大郎還金完骨肉——今古奇觀 31

- 6 俞仲舉題詩遇上皇
- 7 陳可常端陽坐化——京本通俗小說「菩薩蠻」
- 8 崔待詔生死冤家（宋人小說題作碾玉觀音）——京本通俗小說「碾玉觀音」
- 9 李謫仙醉草嚇蠻書——今古奇觀
- 10 錢舍人題詩燕子樓
- 11 蘇知縣羅衫再合
- 12 蘇鞦兒雙鏡團圓——京本通俗小說 16 「馮玉梅團圓」
- 13 三現身包龍圖斷冤
- 14 一窟種癩道人除怪（宋人小說舊名西山一窟鬼）——京本通俗小說 12 「西山一窟鬼」
- 15 金令史美婢酬秀童
- 16 張主管志誠脫奇禍——京本通俗小說 13 「志誠張主管」
- 17 鈍秀才一朝交泰——今古奇觀 22
- 18 老門生三世報恩——今古奇觀 21

- 19 崔衙內白鶴招妖（古本作定山三怪又云新羅白鶴）——據繆荃孫京本通俗小說跋云尚有『定州三怪』一回破碎太甚未刻現在知道就是這一篇，不過州字係山字之誤
- 20 計押番金鰻產禍（舊名金鰻記）
- 21 趙太祖千里送京娘
- 22 宋小官團圓破氈笠——今古奇觀14『宋金郎團圓破氈笠』
- 23 樂小舍拚生覓偶（一名喜樂和順記）——按『偶』字目錄作『喜順』
- 24 卓文君具眼奔相如——按目錄作『卓文君慧眼識相如』
- 25 桂員外途窮懺悔
- 26 唐解元出奇玩世——今古奇觀33『唐解元玩世出奇』
- 27 假神仙大鬧華光廟——喻世明言23
- 28 白娘子永鎮雷峯塔——西湖佳話15『雷峯怪蹟』
- 29 宿香亭張浩遇鴛鴦——按此乃李鴛鴦故事

- 30 金明池吳清逢愛愛
- 31 趙春兒重旺曹家莊
- 32 杜十娘怒沉百寶箱——今古奇觀5 按此回缺
- 33 喬彥傑一妾破家——按此回缺
- 34 王嬌鸞百年長恨——今古奇觀35
- 35 況太守路斷死孩兒
- 36 趙知縣火燒皂角林
- 37 萬秀娘仇報山亭兒——按此下四回缺
- 38 蔣淑貞刎頸鴛鴦會
- 39 福祿壽三星度世
- 40 葉法師符石鎮妖
- 本九篇，在他已經印行的八篇裏，證明兩篇是『恆言』有的，六篇是『通言』有的。現在看了以上的目錄第九篇就是繆氏嫌其破碎沒有印的一篇『定山三怪』。照這一點研究起來，『京本通俗小說』；全書幾篇雖然不知道，而全書成大部分是『三言』所收，可以斷定了。

——看第二十，二十三，兩篇，很能夠知道牠也是『京本通俗小說』裏的，不但是目錄上小註可以證明，並且本文裏辭句，也可以看出來，這是不能不感謝編者馮夢龍氏的地方，因為他所選的舊作品，縱然是辭句不合後來的方言，他也是存真不加以改竄的。我們拿『京書通俗小說』來和『三言』所選對照一下，就明白了。

我們對於『三言』『二拍』這個問題，到現在或者可算是研究得告一段落了。此後就是希望將此五大叢刻，一一重印出來：不但可以驟然新添許多白話的舊作品，也許是研究小說史，或其他問題的重要材料哩！

一九二六，一二，一，於北京。

## 小品

江紹原

### 三十二 滴血驗骨有幸有不幸

頃見徐乾學讀禮通考卷一百另七，有講滴血驗骨者四條。其第二條與小品二十三（語絲第一百零一期）所

引者稍稍不同。茲將四條全抄錄於下：

1. 南史孫宗法傳——法宗，吳興人也。父隨孫恩入海，被害，尸骸不收；母兄并餓死。法宗年小流送，禮十六方得還；單身勤苦，霜行草宿，營辦棺槨，進立冢墓，葬送母兄，儉而有禮。以父尸不測，入海尋求。聞世間論，是至親，以血瀝骨，當悉凝浸；乃操刀沿海，見枯骸則刻肉灌血。如此十餘年，臂脛無完皮，血脈枯竭，終不能逢。遂衰經終身，常居墓所。

2. 梁書蕭綜傳——豫章王綜，高祖第二子也。其母吳淑媛自齊東昏宮得幸於高祖，七月而生綜。宮中多疑之者。及淑媛寵衰怨望，遂除疑似之說。故綜懷之。每出藩恆於別室祠齊氏七廟；又微服至曲阿拜齊明帝陵。然猶無以自信。聞俗說以生者血瀝死者骨，滲，即為父子；綜乃私發齊東昏墓，出骨瀝臂血試之，并殺一男取其骨試之，皆有驗。自此常懷異志。及出為南兗州刺史，遂舉鎮降魏，改名纘，

追爲齊東昏候服斬衰。

3. 舊庸書——博州聊城人王少玄者，父隋末於郡西爲亂兵所害。少玄遺腹生，年十餘歲，問父所在，其母告之，因哀泣便欲求尸以葬。時白骨蔽野，無由可辨。或曰，以子血霑父骨，卽滲入焉。少玄乃刺其體以試之，凡經旬日，竟獲父骸以葬。徧體病瘡，歷年方愈。

4. 烏斯道丁孝子傳——孝子名鶴年，西域人；元末居武昌。淮兵之亂，避地浙東。越十載，告牒還武昌。生母馮，隔絕，病死，瘞東邨廢宅中。慟哭行求，夢其母以告。嚙血沁骨，斂而葬焉。

右四人中，蕭最幸，丁次之，王又次之，而孫最爲不幸。蕭在滴血之前，必已飽聞宮中人的流言及其母的泣訴；不但聞之，而且信之，至於別室祭祖，微服拜陵矣，則當其發墓驗骨時，只是找憑據證明自身確是齊東昏之子決不是持「科學家」屏除一切成見的態度，在那裏試驗學說。他並非想知道滴血果沁入否，而是唯恐其不

沁入。第一滴如滲入，恐怕他已經很滿意，決不認還有再滴之必要；第一滴如不滲入，他也未必肯立時住手，必再滴三滴直到血滲入爲止。只有第一滴或最後一滴的沁入，是他的證據；其餘不沁入的血滴，却不被認爲反證。他滴血試東昏的血，固如是；其後試其子的骨，也如是。第一次的試，如其是找憑據證明自己祭祖拜陵的行爲確乎不錯；第二次的試，自然也找憑據再證第一次試驗的結果之完全可靠，成見愈久愈深，它的可證明性也愈久愈大。錢四狗子滿心疑惑他的新人是個破瓜女，於是出去打聽，打聽了一個人，又另打聽一個人，又打聽第三個人……他打聽第一個人的時候，已經不信他的妻不是破瓜女；打聽第二個人的時候，或比以前更不信。愈打聽，他的妻或許愈是破瓜女。

丁孝子不算很不幸；母雖死，幸而能托夢，第一：廢宅雖在東邨，幸而地方不算大也不算遠，第二；裏面卽便有好幾具死人骨，想來許不至於很多，第三；而況他在未滴血時，已經因夢而確信中有老太太的遺骨。夢是

他的主要證據；而滴血的試驗，乃行於主要證據既得之後者。滴血而不入，丁孝子恐也不很在意吧。——特別是如其廢宅中只有一具骨。

王孝子較爲不幸。他的問題不是因夢或生母的暗示。來證明某一具確定的死人骨是他的父，而是全憑傳說與孝心，來證明一片白骨中，有一具必定。是蕭如其是非等到有一滴血果滲入不肯停手，而且只要有一滴滲入即可停手；王必也是非等到有一具白骨吸入他的血不肯作罷，而且也只要有一具吸入了即可作罷。一片白骨，誠然很多；但只要人先信那裏面確有他所要找的對象，則此對象的呈現便有可能性了。蕭豈能不住的滴下去，然後統計一十或二十滴中，幾滴入，幾滴不入，幾滴微滲入，幾滴全滲入。同樣：王也不是永不停的一具一具的試下去，要看「蔽野」白骨中，究有幾具吸入他的血，幾具不，然後再來決定血能沁入的十具或百具白骨中，哪一具是王少玄的爸爸。

爲何我們說孫宗法最不幸，幾乎不言自明。他的與王少玄的問題，似乎完全相同，也許更困難些。然王之

成與孫之失敗，原因並不能準說是王父的骨確在郡西而孫父者却不在海岸。他們二人的一成一敗，完全是偶然的而非必然的。在我們沒能決定滴血驗骨底確可信之前，怕不能不說一句，北京人所謂「損」話：孫所試過而未驗的骨，其中許真有他的父的；王試過而且驗的骨，許並非他的父的。換句話說：假使王孫二人一面服補血藥，一面永不停的試下去，他們許發見可驚異的事：原來天下爲人子者有時不止一父，猶如天下爲人父者有時不止一子。以未發見一具父骨，與只發見一具相比較，則能發見者是較有幸福的人；但若以未發見一具父骨與竟發見多具父骨相比較，誰是較有幸福的人呢？王孝子之於發見一具父骨，倘若是功虧一簣，則他於發見多具父骨，是功虧兩簣，三簣，或四簣……。然孫孝子之於發見多具父骨，却只是功虧一簣，二簣，或三簣……：究竟虧幾簣，沒人敢說，比王孝子少虧一簣，則而顯易見。

我們在前面雖然說四人之中以王孝子爲最不幸；此刻寫結論時，態度却有些近於蝙蝠派或云灰色派了。不



王孝子應以未發見父骨論，算作最不幸呢；還是應以未發見一具或多具「想必是父骨」論，算作最幸？

御乾學案：刺血之說，相傳已久。或云朽骨久枯，遇生血皆能沁入。故洗冤等書，生人血於水中驗，亦有未此盡信者，載此，姑存一說可耳。

有限的「相傳」「姑存」下去，究竟何日是了？但是看下面的一條新聞：

東京十月十八日電：目下在京大開會中之日本學術協會第二次大會，頗呈盛況。十七日由二十六名之學者發表關於二十三科目之獨創的研究。金澤醫大教授乙古烟博士，陳述將從來視爲不可能之親子關係之化學的鑑別，詳爲陳述云。  
十月三十日寫

## 關於避難的教訓

夢之二

天行

『近日謠言四起聞校中數人請假回里餘均照常上課處此時局須有定見汝爲學生非富商巨賈非軍警人員身邊僅帶有書籍無金玉財寶日處校中不蹈危險』

語絲

第一百十一期

地偶遊校外不愛道旁物社會之風氣開無鄉愚仇視兵隊之防衛嚴有機關保護校長教員及諸同學半屬臬人（註）去家百餘里無關河險阻其往來便利信息靈通如萬不得已浩然有歸志朝發夕可以至何必自相猜疑吾縣有在城校肆案者二十四紛紛請假回來吾不知西場（註）一方果如桃花源乎抑有重兵防守乎彼城中政商學界諸君生命財產勝西場學生千百倍者當不乏人何末一儻然遠去也總之立定脚跟不與人爭黨派不妄談國事自無禍害之可言。」

（註）『臬』是我們的縣名，如臬；我家住在如臬城北三十里的西場鎮。

懷舊的瞬息間，常行把過去的創痕碰得酸癢。過去的創痕給了許多新的生機與人。大概爲『生』的戰鬥，有形無形，我們總免不了受幾次刺傷，第一個刺便是教我防備或排除第二個刺的啓示。假使我們只爲了一個刺拔一個刺，那他的因刺而傷的癢痕也不過是磨潤刺刀的熟皮上畫的紋路；這條紋路，只表示出怯弱，因循，死的沈寂，所以，就是被刺以後的癢痕，我覺得也有『生』之藝

一三九

術附託著。這樣的藝術，簡單說，從癡痕上顯示出『改良』或『革命』。『革命』便是一個藝術的名詞，是包含了創造與進化，貼鄰了因襲與墮落。因此，問是受『人問苦』，同是受外方的強制和壓抑，妥協？戰鬥？只在你自家決定，而人禽之別也就由你自家規定了。

前面錄的一段信是我祖父（他死了十年了！）給我的最後的手筆。現在雖不是學生，我却依舊不是富商巨賈，或軍警人員，對於他老人家的話也並沒有多少拘守的必需要。這正是所謂：『那些全不想發揮自己本身的生命力，單給因襲束縛着，給傳統拘囚着，摹擬些先人做過的事，而坦然生活着的人們，……就和畜生同列，……』我何敢自棄？『沒有創造……沒有進化。』祖父並沒有說錯，他教『須有定見』的；我之所見不必定與父祖盡同，只能『有』所見便是個好兒孫，沒損失先人的遺留。每次遇到『解民倒懸』的軍興時候，無不想見這封信的，無不想見這封信給我的啓示和悲哀。

現在呢，當時情狀又憬然赴目，而此身居然人師，至少不能大驚小怪的虛慌。當我十五歲在中學讀書時，

據說是什麼『亂黨』起事，南通戒嚴，人們和觸電一般震動了，並且都像磁場中的電子東探西問。我自從十一歲離家讀書，經過祖父一次誥誡，決不自行回家，這時也絲毫沒有主張，更不怕家裏的呵責，居然爲了逃生的重要離開學校，這是問我都不能解答的理由，離開了學校，好像便脫了險，反逍遙自在的到那時的她家去了。後來在許多親友替我恐懼的嚴重空氣之中我到了家；他們告訴我，祖父因爲我的離校，並且離校而不歸家，他老人家非常不高興，有點精神不痛快，一種不敢明言不肯自餒的內怯的惴慄被祖父消除了，依舊回到學校去；然而才回到學校不過三五天，真的電報催促我回家來。回家之前一小時，我的祖父，他已經解脫了『人間苦』，停止了所有一切事業創造的生命，因此，這一封信成了我永世不忘的悲哀的最後從祖父得到的啓示。

祖父信的效果當時只是個失望，因爲信到了學校，我就也到了家。然而這正是我說的過去的創癡給生機與人的證驗。後來『直皖』與『奉直』國奉』以至於『黃帝蚩尤』，我幾於無次不在危城中蜷伏着。我依舊看見

和觸電一般震動的人，依舊覺到磁場裏電子游動般的驚慌，可是我却不能不依舊以為逃生的重要。固因祖父給了我的教訓，並且我確乎把生命反看輕了。為生而生的逃，實在是為一個刺拔一個刺的拔刺，不但不藝術，而且也太墮落。我們固然不必閉着眼睛尋苦吃，却也不必瞪着眼睛討福享。但是尋苦吃也不見得十分有損，討福享更未必無害。尋若吃與討福享正是人生應付外方的強制與壓抑之方法，——妥協與戰鬥。在戰鬥之中的『生』是無『所』逃的，無『可』逃的。例如，當了教員的人遇到要逃生的時候，你却也至少不能先大驚小怪的虛慌，便是一個自然的外方的強制與壓抑，便是一個顯然的戰鬥的無所逃，無可逃。

雖然如此，我們的『生』『死』無所逃，也無可逃；可是從生到死，從死到生，却並不是刻定的，或是說『數』與『命』的當然，而是『事』與『勢』的必然。這一個『必然』的產生在於我們『生』的藝術的手段之運用決定。所以，現在看祖父的信，教我『須有定見』。教我『立定脚跟』，相信我更要明白『生』的藝術的手段之抉擇。

語絲

第一百十一期

日間徐州『士民』頗忙碌於迎送他們的『生命之神』。迎送之間很惹起了我們同事的外方強制與壓抑的應付問題，我便想到祖父的關於避難的教訓，自己又對此加多了一回懷舊。懷舊的瞬息間碰得過去的創痕酸癢。一〇，二六。

## 閒話集成

二四 支那與倭

豈明

承霞村先生惠贈『將來小律師』某君所著盲人瞎馬之新名詞一本，至為感謝。這是民國四年出版的，我當初也曾聽到這個名字，但是沒有機緣買來一看，到現在似乎已經絕板了。著者痛恨『新名詞之為鬼為崇，害國殃民，以啓亡國亡種之兆，至於不可紀極，』故發憤作此冊，『欲以報効國家社會於萬一，』在現在所謂國家主義盛行的時代，仍不失為斬新的意思，可以得大眾的同情，不必要我再來介紹。但是忠憤自忠憤，事實到底也還是事實，無論怎樣總是改變不過來的，我現在想就某君論『支那』的這一節略略說明，當作閒話的賣料。

二四一

原文云

『支那 (China) 我譯則曰蔡拏』

此二字不知從何產生。頗覺奇怪。人竟以名吾國。而國  
人恬然受之。以為佳美。毫不為怪。余見之不啻如喪考  
妣。欲哭無聲。而深恨國人之盲從也。攷此二字之來  
源。乃由日人誤譯西洋語 *China* 蔡拏者也。』

案查中國藏經中向有「支那撰述」的名稱。宋沙門  
法雲編翻譯名義集卷七「諸國篇」中有「脂那」這一條，  
註曰，「一云支那，此云文物國，即讚美此方是衣冠文  
物之地也。……西域記云，摩訶至那，此曰大唐。」可  
知支那之名起於古印度，與奧斯福英文字典上所說一世  
紀時始見梵文中者正相合。「西洋語」不知何指，但看  
寫作 *China* 而讀如「蔡拏」，當係英吉利語無疑，武進  
屠寄氏亦曾主張支那原音應作「暢那」，與此說一致。但  
攷西域記成於唐太宗貞觀二十年，即西歷六四六年，距  
七八九年諾曼人侵入英國尚早一百四十三年；即退一步  
而言翻譯名義集，該書成於宋高宗紹興丁丑，即西歷一  
一五七年，是時古英文雖已發生變化，但 *China* 之尚

未讀成「蔡拏」，則可斷言。也因為照英國斯威德 (Henry Sweet) 之「歷史的英文法」所說，在十六世紀以前  
英文中的「衣」字都讀作「衣」，所以那時英文中如有這一  
個字，也只讀作「啓那」，決不會如某君所說的那樣，與  
瓊思 (Thomas) 的現代英文國首字典所拚腔合也。  
原書在同一篇中又說：

「自唐朝呼日本曰倭。形其為東方矮人。因其屢屢  
擾亂國境。故加之以寇。殊不知唐代之名。竟貽禍於今  
日。日人引以為奇恥大辱。與天地為長久。雖海苦石  
濫。亦刻刻不忘於心。銘諸杯盤記於十八層腦裏。子孫  
萬代。無或昏忘。每一文學士作一字典，必於倭字註下。  
反覆詳加剖解。說其來由。記其恥辱。……吾因一倭字  
招人忌恨。割地喪權。來外交之齟齬。皆實其尤。」(附  
註：校對無訛。)

案前漢書地理志云，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為百餘  
國，「可見呼日本曰倭並不起於唐朝。據說文解字第八  
篇云，「倭，順貌，從人，委聲。詩曰，周道倭遲。」  
許君生在漢世，倘倭字有「形其為東方矮人」之義，他

老人家也總應該知道，帶說一句罷。「加之以寇」則又在唐朝以後。查倭寇之起在日本「南北朝」時代，西歷十四世紀中葉，中國則爲元末，距唐朝之亡已經有四百五十年之譜了，硬說割地喪權由於唐代的一字，真是冤乎枉也，我不能不代爲辯護一聲。日本人是否把倭字銘諸杯盤，我不得而知，但是字典我却查過幾部，覺得「說其來由記其恥辱」的也不容易找到。字典中有倭字一條，這當然是漢和字典，我查服部與小柳二氏的，濱野的，簡野的諸書，（湊巧這些人不是文學博士便是布衣）沒有一個文學士，（只見大抵是這樣寫着：

倭人 古支那人呼日本人之稱。

倭夷 古支那人呼日本人賤稱。又倭奴，倭鬼。

這里所謂賤稱顯是指夷，奴等字而言，與倭字沒有什麼關係，看「倭人」一條可知；其後且有「倭舞」之名，則係日本人自定，用以代「大和舞」(Yamato-dai)者。日本古訓詁書之一爲倭訓彙，又古織物有「倭文織」一種，至今女子名倭又子(Sujinko)者亦仍有之。著者謂日本諱倭字，至於爲侵略中國之原因，愚未之前

聞，不知其出於什麼根據也。

本來做律師的人關於這些事情不很知道也還不足爲病，我決不想說什麼閒話，但是著者是堂堂鼓吹國粹，反對夷化的人，知己知彼，似乎也是必不可少的，故不憚詞費，加以訂正，以免盲人瞎馬的危險。這個題目，照我作句上的趣味，本想寫作「倭與支那」，但是一則因爲文中次序有點不同，二則又因爲恐怕要觸愛國家之怒，所以改成現在這樣，雖然這個調子我不大喜歡。民國十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二五 措款的控訴

山叔

本月十九日報載，「半月以前曾有人在某司令部控俄款代理委員查良釗余文燦，謂該二人措款不發，準備潛逃，請注意其行動等語。」我看了不禁微笑，這未必會有吧？查余二君我不深知，但是拐款潛逃，總是決不會的。俄款中「措」而未發者只有女師大的一萬元左右這一筆了。一個人分到五千元而潛逃，豈不要比劉百昭更不值了？然而居然有人出名去控，這種人的確也是很奇的。我雖不敢確說這是與醫女師大爭那俄款的人的所

爲，但總之是有多少關係吧。人心不古，四維頹敗，這些人真應該解往濟南，交給萬璞女士，多聽幾天「禮義廉恥」的講義，以補補其缺才好哩。

二六 方便

三 辛

晨起沒有感到不愉快的，越早越覺有趣。

近來下霜了，似乎起來遲一些。不過我住的這胡同都是不願早起，一家一家的八點才開門。所以我到運動場過身的當兒，還見好幾位男子出來當街大便。本想和他們說幾句閒話，想來似乎不必，反正咱們社會這樣習慣了的。又有什麼可奇？

也常見正派一點的人說：

『小孩子是不懂事呀！所以當街行方便。』

現在呢，可就顧不着什麼年紀，也講不到什麼客氣，只要耐不過的時候就可以到街上來……。

北京街道，大家公認不大十分修飾的，刮風自然很苦，不刮風也殊感不暢，一種穢氣，無論天晴下雨總是難聞的。交民巷，相距有什麼遠，你一走到那裏自然會

覺得舒服，那整齊整齊的樣子，爲什麼模仿不過來呢？

這大概是排外的一種表示吧。

一九二六，十一月十七日夜。

### 「家書」與「情書」

汪靜之

衣萍兄：

你在語絲上給我的信是五月十七寫的，我到如今沒有回你信，你或者要嘆氣，怪我不肯替你捧場了罷？衣萍，你不要急，你試看看，不管古今中外，中外古今那有朋友不替朋友捧場的？那有同社同會不替同社同會捧場的？你是語絲社，我是既無社又無會，但我和你是老朋友，朋友替朋友捧場是應盡之義務，應盡之責任，否則還有什麼友誼可言？又何貴乎有朋友？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捧場之朋友能增進你的名譽，亦益友之一也；朋友而不盡捧場之義務，便是不滿意你的作品，不滿意你的作品，便是反對你的作品，反對你的作品便是攻擊你的作品，既攻擊你，對於你的聲譽更大有妨害。這便是損友，損友便應當和他絕交，要他何用？

世人盡替朋友捧場，『吾從衆』，那有不捧你之理？但請你莫因我不捧你而怨恨而下絕交書，我至今沒有捧你是有原故的，非不捧也，是無從捧起也。無從捧起是沒有拜讀過尊著。沒有拜讀，固不妨瞎捧一場，但慚愧我還沒有這種可貴的本領，雖然正想學學以便應酬對付。

我去年從北京回上海，是因為不願再做教育家的奴隸，（教員要以教育家的思想為思想，不能自由發表思想，所以是教育家的奴隸。）想來靠著作為生的，所謂靠著作賣文為生其實只是做資本家的奴隸。彼亦奴隸，此亦奴隸，我竟逃不出這個奴隸命！我以為賣文是再由沒有的，有什麼意見便寫什麼文章，那知全是夢想，資本家的奴隸實在更難做。資本家教育家，彼此都是『家』字階級，所以有同樣的『家』訓，『家』教，同樣的禁條，例如；資本家是罵不得的，道德禮教是攻擊不得的，說到所謂精神的戀愛，純潔的戀愛便已使他們皺眉，說到『飲食男女』的『男女之事』更是大逆不道了。而我做的東西偏偏都犯了他們『家』字階級的禁條，於是重做，重做了還有犯諱之處，於是刪改，總要把我的

脚削到穿得進他們法製的鞋為止，否則不給錢。『不給錢』，多少厲害！因此，我這一年來，異常忙碌，沒有一刻閒空，終年如一日。一月兩月出門一次，向圖書館借些書報回來看。所以你在語絲上給致信我並不知道，後來是修人告訴我的。我到通信圖書館去借語絲偏借不着這一期，借情書一束又已借出了，而尊著的生意實在好，我到圖書館去了好幾次都借在外，沒有閑放在書架上的日子。直借了兩個月才借到手，我想至少看過二十個人了，因為封面已很齷齪而起毛了，而且有汗臭了。

但是看到情書一束和捧場時我又要離開上海了，因為我們寫作的結果不過替資本家的資本海裏增加了一勺一滴的資本罷了，而做資本家的奴隸更辛苦，更吃力，更受氣，更受約束限制，（同為奴隸，却有難做易做之分，非老於奴隸者不能知道）所以我仍舊回頭做教育家的奴隸。雖然，資本家於莊嚴的條件內收買了我幾本刪去了犯諱的字句的稿子，救了我一家兩口的命，此恩此德，是沒齒不忘的。因為我臨時要動身，所以你的大著

沒有細讀，只粗閱了一遍就拿去還了。到這裏又要選印書義，又要把教書匠的斧鋸刀尺等一副行頭擺出來，忙了許多日，到今天才能執筆來捧你，請恕遲捧。

天下至於捧的捧場專家（已是『家』字階級）頗不乏人，爲何要找着我這個最拙於捧的？你莫非看見人家被人大吹大擂地捧了一陣，馬上便高高地捧上天，捧成了聲勢赫赫的名流，眼紅不過，也想叫我把你捧成名流麼？我勸你休想！因爲我對於捧之一道，素乏研究，也沒有實習過，很不在行。做李杜研究一書時雖大捧過李杜，但古人易捧，今人難捧，因爲古人好今人壞是天經地義無人否認的。假使我捧得太拙了，不能使你身顯名揚，反使你聲譽掃地，請莫見怪，這是你自己晦氣，不去尋專家。

情書一束雖不能說是十分完美的傑作，（你看了這一句不要着急，下面自然會翻轉的）但那叙述描寫的大膽真率的精神是極可佩服的。（這是一個最粗淺最流行的捧的公式，現在很鈍拙地模仿了來。你要曉得捧是不可捧得太過分的，要先抑一下而後再揚一揚，使人家看去

非常公平正直，不偏不倚方好。）但是聽說教育家以爲你的大膽真率是利用青年的弱點，有陷害青年的動機，要禁止青年閱讀。他們沒有說禁止老年閱讀，因爲道德家教育家（都是『家』）是承認老年人可以公然耽溺縱慾，娶小納妾，嫖娼宿妓的，而年老風流，反傳爲佳話。老年人已經拘束過了，當然可以放蕩一下。他們以爲你的情書一束和風月尺牘，花月尺牘，言情尺牘一樣，所以要禁止，雖然道德家自己是花月尺牘的讀者，模仿者，抄襲者。

我想你儘可做些家書，（因爲中國人最愛家）而在家書裏要贊揚忠孝節義，歌頌道德，禮教。你不鼓吹忠孝節義，提倡道德禮教，却來寫誨淫的情書未免太不識世務了。中國是禮義之邦，處處都塞滿了道德禮教，一切事物的評判均以道德禮教爲準則，你這一點也不懂得麼？你把滿載忠孝節義，道德禮教的家書做好之後，你自己再實行做！做忠臣孝子，以身作則，那就更妙了。你莫以爲民國世界，無君可忠；故君尚在，你只要上一個奏本，勸故君復辟，倘蒙聖上召見。你進去要行九扣首



禮，叫他一聲『皇上，』忠臣就做成了。至於孝子也不難做，學老萊娛親，只要化幾個錢買件五彩衣衫；學郭巨埋兒，埋了一個可以再生一個；（所費不過區區一精蟲而已）有何難做，但你沒有老也沒有兒子，這兩個方法不行。『哭竹生筍，』『臥冰求鯉』是試不得的，因為你的精誠如果不能感動上天，豈不貽笑世人？而且古時是天有眼睛，現在不但人心不古，『天心』似乎也不很古了，恐怕你縱使哭得天昏地黑，凍得死去活來，他老天也不肯顯一顯神通。擔父母棺材裏流出來的屍血屍膿也不可幹，腐爛腥臭的血膿如何擔得？恐怕還要爛穿你的肚皮哩！但你若能忍一忍血臭，擔他一口，偷吐在手帕上，回來再用藥水把口腔消一消毒也行。學陸績懷橘固然更容易，但恐怕你的朋友不給你吃橘子，而給你吃桃李杏梅，須知古人懷橘而成孝子，你也要效法古人懷橘若懷桃李便不算孝，孝是不能變新法的。看起來最簡便的還是學子路負米，你若怕羞可以夜裏到店裏去，（不對，夜裏人家看不見）但須注意，定要負米，負麥負豆都不算

數。——因為忠臣孝子的文章是天地間之至文，這步工夫不能不做，所以把忠臣孝子的做法說得嚙嚙了一點。可惜你做的是情書，不是家書，上面這些策劃是徒然。但便是情書，也要有個體統，說情說愛也要說萬分高尚，萬分純潔的靈魂之愛精神之愛，萬不可涉及『男女之事』萬不可帶有肉的氣味。你須拿尾閭骨為中心，以一尺六寸的半徑，——或者不要一尺六寸——畫一圓圈，不要說到圈以內的器官，換句話，便是不要說到人生中心的機能——色——和有關係的東西。書中遣辭琢句都要用紳士君子，學士大夫在客廳裏交際場中說的正派的話語，怎可用下流齷齪卑鄙污穢的流氓的口氣？古人云，『發乎情，止乎禮義』，『言情也要以禮義為準繩規矩，豈可越出軌道？』周豈老在情詩一文裡說『現社會所說的禮義只是舊習慣的一種不自然的遺留，處處阻礙人性的自由活動，所以他在範圍裡邊，情也就沒有生長的餘地了。』他的話不對，要曉得在禮義範圍內的情才是高尚的靈魂的戀愛，出了範圍便是卑污的肉慾了。你的大著便是犯了這個毛病。

弗羅特說向來使醫生束手無策的歇斯迭里病源，是因爲病人自己的道德性壓制了他的性慾，阻止了他的性慾，因此，他無形中受了酷烈的創傷，便有了歇斯迭里病。但我以爲不然，這種病完全是防範不嚴所致，假使道德發達，禮教修明，防患於未然，不讓他發生淫思邪念，便不會有這種病了。你若不信，請看這病是什麼人發明的，發明這病的是外國人，可見外國此病極多，中國人沒有發明，可見中國沒有這病。何以故？因爲外國是夷狄之邦不講道德禮教，我們天朝是禮義之邦，道德盈朝，禮教遍野。我們應當感謝古聖先賢法定了許多道德禮教的條例，使我們可以預防淫思邪念，否則恐怕遍國盡是歇斯迭里病了。你現在大寫情書，把道德禮教丟到西天去了，滿腦子的淫思邪念，無從制止，我斷定你馬上便要害歇斯迭里病。

我本意是要捧你的，但結果却罵了你一頓，不過『打是親，罵是愛，』罵你便是捧你。

交朋友的目的便是想得到捧場的角色，捧場的目的是想得回捧，『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朋友之道，

有來有往，現在我捧朋友的責任已盡了，你也要回捧一下才好。拙著詩集悲苦的化身不日可出版，你捧我的機會便到了。你若不捧我，我這次便是白捧，白捧誰肯幹？你叫我白捧，莫想我再捧你，我若不捧你，你就失了一個捧的角色，對於名譽的轟轟日上便有多少打擊，何等可惜！所以我說，衣萍，你還是回捧一下好，你總不會吃虧的，你校點的樵歌快要出版了，我捧仍要捧你的樵歌雖不是你做的，但現在標點已成專家，既成專家，有何不可捧？纔之，我捧你，你捧我，彼此互捧，是互助，是互惠，是互益，是『揚名聲，顯父母』的唯一妙法，唯一祕訣。用這個祕訣而成名流的人多得很多，吾兄如有志於『揚名聲，顯父母』，千萬勿忘了這個祕訣，切記切記！

## 書報批評的回聲

孟世傑

豈明先生：

最近我在貴刊一〇一期，及一〇七期上看了李宗武王樂民二先生對於拙著中國最近世史的批評，我也有點

意思要請貴刊讓一點篇幅，容我對於李王二君致一致謝意。

第一，李君說拙著『材料豐富，條理井然。』王君說，『若以量作標準，則材料豐富，不算多難，近世史的材料又多，隨便東抄西抄，全可稱牠爲歷史嗎？』看這話是專在『材料豐富』半語，意思是說拙著材料豐富在量不在質！所以下邊即說拙著關於太平天國事未講『上海一帶外人如何得到『會審公廨』的大權，如何得到『關稅管理權？』以及太平黨失敗後，如何遺留革命種子，作辛亥革命的導綫？』又說太平天國『兵制』『官制』，『不應當這樣詳細說！』『應當在某種制度史，作專門史的材料，似不應當在通史裏多佔材料。』因爲我是『研究歷史有興趣的，』（王君過獎！）不敢『用外行的眼光來瞎說！』（王君語）所以不能說我所選擇出來的材料，——王君所謂『隨便東抄西抄』的，——全是應當說的，一點沒有漏略的！這種意思，我在拙著編輯大旨裏聲說過；就是『書中雖間有罅漏，而大綱則條理井然。』我十二分致敬的王君！編輯最複雜的人羣活動如中國最近世史的，能把所有的材料盤托出一點不漏嗎？編輯歷

史的材料，不去在各方面蒐集，——王君所謂東抄西抄，——許自家憑空去造嗎？讓一步來說，王君的意思，不是要把所有的材料全抄上，是要把王君所謂『這是多麼大的事情呀』的，『會審公廨』，『關稅管理權』，『實行值百抽五制』，『中比商約』提上一提！那就請看拙著第一編：第一冊，第二十四頁，第一項至第五項；第七十九頁第十二行；第八十二頁第八行至第十二行；第二編第二冊第八十八頁至一百九十五頁；那裏自能聯帶答復這些問題。再讓一步來說，假使拙著對於那兩件事（太平革命種子，中比條約）一字沒漏的全載上，怕王君又要說『……的詳細研究，應當在某種……史，作專門史的材料，似不應在通史裏多佔篇幅！』

第二，王君說『我覺得要點是要提出的，如南京條約，爲後日不平等條約之開端，所謂割地，賠款……等等，應如何特別提出，印出大字……』我對於這一段話的語病，——如同『利益均霑』『勢力範圍』，『本不是南京條約裏頭的事：稍有歷史常識的，不會這樣籠統——』——概不加批評——單就王君所謂用大字提出要點來批評：查拙著編輯大旨說：『依各段題文印刷字體大小區分其重要程度爲數類；俾教者得按教授時數，伸說教材；學者

得依字體大小，辨擇重要。』所說印字大小，是就全段上題目同段文說的；王君爲什麼強拉到段中一句一句的文字來說呢，若在段文裏再用大字一句一句的提要點，我也承認他是更好！可是因爲排印價錢太貴，我都把他改作句旁加圓圈圓點了，王君不會見嗎？——請看第一册第二十四頁第四行例如（南京條約題目）每用大字標出（請看第一册第二十一頁第十一行）

又拙著每章中的引言是發凡，每章中的結述是撮

要：若就王君所謂『策論式的小論』——捻亂引言來看：

那裏說『自來流寇最爲難制，以其往來倏忽，靡有一

定！清代剿捻，創爲「長圍圈制」由是「兜剿」一堵截」

之法行，辦理流賊有術。』難道說不是發凡？再就捻亂

結述來看：似乎也不能說不是撮要？王君主張『引言中

要述明某事的原因和由來，結論中要總述其結果和影

響！』但是要變成策論式的大史論何？

第三，李君說拙著『評論公允警惕；』王君說『我

看與其說「公允警惕」無甯說是「陳腐籠統！」這裏首

應分析的，就是李君所說，指的是「事」；王君所論，指

的是「文」！本來是兩個問題，不能扯在一處。但是這裏

我到不必參加意見，因爲『戴上藍眼鏡，看東西就都是

藍的；戴上黃眼鏡看東西，就都是黃的。』正合古人所說的「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見仁見智，都可不管！最有趣的是王君對於最簡單的問題，——內亂往往引起外患，尙沒有充分的了解，竟有『試問鴉片戰爭，中國也有太平軍嗎？』這們一問！唉！我這豈不是白費了筆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三日于海甸。

### 擬古詩上山採蘼蕪

敦甲老人

下河採葦薺，冷水沒肚皮。  
斜眼望對岸，遙遙見故妻。

手挽新歡子。方從蜜月歸。

一句「的厄」(O'er)，一步「吃斯」(Kiss)。

立正舉手問：『新歡啥希奇？』

『新歡豈不好，賽過辣子雞。』

容顏徐城北，風月慶門西。

舞來翻馬桶，吹去破牛皮。

詩文做得好，更說歐皮西。

若汝偷飯鬼，換得半升糶！

皇皇天與地，好睡莫夜啼！  
當心看水裏，以卵有螯蟻！』